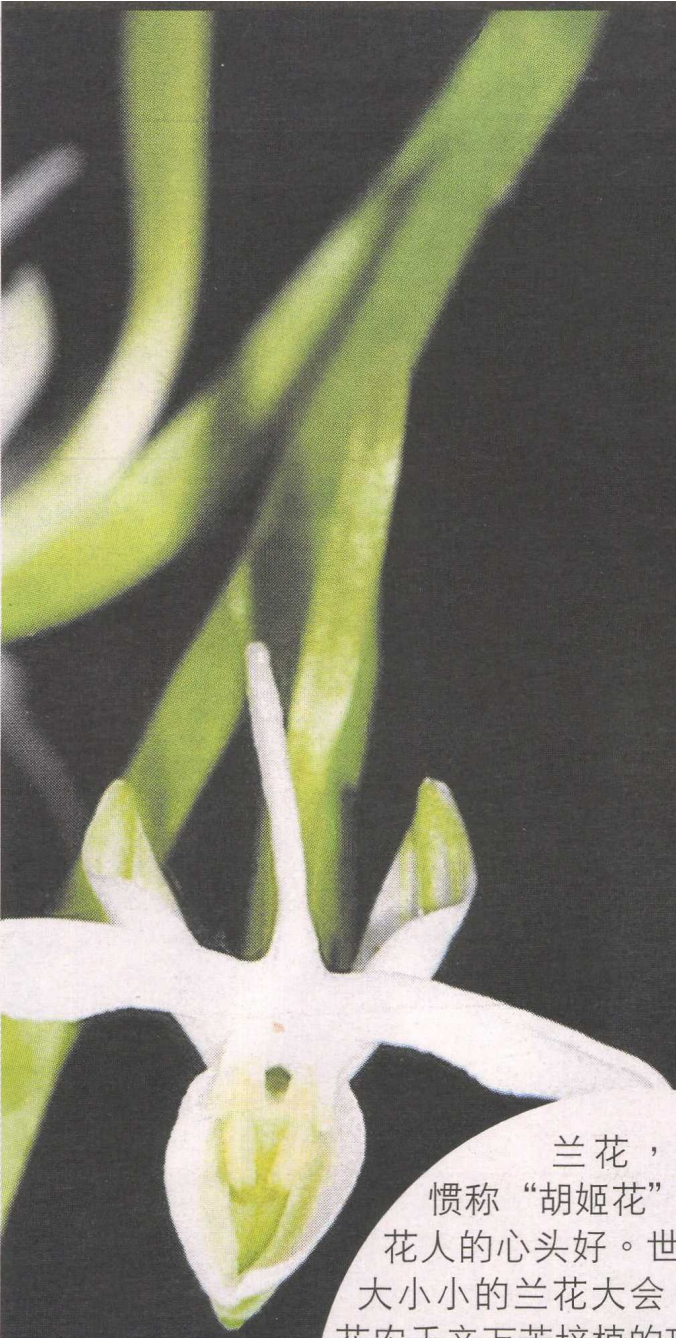


Headline	Orchid In The Rain Forest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0 Nov 2011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5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4062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96,92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90,787

空谷幽蘭

■ 我們的
副刊專題

兰花，我们习惯称“胡姬花”，是许多爱花人的心头好。世界各地常有大大小小的兰花大会、兰花博览会，花农千辛万苦培植的珍品兰花，一旦得奖，立刻声名大噪，身价百倍。然而盛名之累，亦造成山林中的野生兰花大量被采集，栖地饱受破坏，最终成为濒临绝种的珍稀植物。
 山谷中越来越罕见野生兰花，如果空谷幽兰成了绝唱，那是一件多么叫人难过的事。

Headline	Orchid In The Rain Forest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0 Nov 2011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5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4062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96,92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90,787

02 星洲副刊專題 編輯：施凱盈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本期
專題

空谷幽蘭

報道：本報 張佩莉
部分資料和圖片取自《Wild Orchids of Peninsular Malaysia》一書

兰科的学名是“Orchidaceae”，兰科植物一般人称“兰花”，本地人习惯叫她“胡姬花”。兰科家族非常庞大，在全球的开花植物中，兰花占了10%，其种属繁衍丰富，约有2万2500个品种。除了南北两极外，兰花广泛分布全世界，尤以热带地区居多，东南亚更是兰科植物的大本营，拥有超过1万个品种的兰花。

在马来西亚半岛上，兰科也是植物中的大家族，共有143属905种以上，随着植物学家不停地探索，数量仍在增长中。长在这块土地的开花植物中，15%来自兰科家族。

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说，兰科植物十分普遍，她是国内开花植物中的大家族，这一说法，似乎颠覆了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在一般国人心目中，我们习惯称为“胡姬花”的兰花常以一副养尊处优的姿态出现在花店、花圃、庭院或展览上，在许多展场，天价兰花、百万名兰时有所闻，人们趋之若鹜。今天，也是新加坡世界兰花大会的最后一天，自本月13日起至20日，来自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的兰花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争艳斗丽，而全场最耀眼的要数拿下“全场总冠军”大奖的台湾黄金天鹅兰，这兰花不但有着优雅如天鹅展翅的花瓣，还有浓烈馥郁的香味，令人著迷！

在过去的十年，兰花也一度沦为炒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炒作工具，珍品兰花被喻为“绿色股票”，一盆兰花换一栋别墅，一盆兰花换一台名车，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06年后，兰花泡沫破灭，疯狂渐渐成为浮云，一切回归理性，空谷幽兰终于摆脱人为的铜臭和俗气，回归寻常百姓家。

——关于兰花，我们知道的好像都是像上面这种哗众取宠的新闻，至于马来半岛的兰花特有种是什么？叫什么名字？长得怎样？我们一无所知。

对于兰花，或者说对于所有的植物，我们知道的太有限了。

關於蘭花，你知道些甚麼？

窺探 雨林裡的 蘭花仙子



Headline	Orchid In The Rain Forest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0 Nov 2011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5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4062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96,92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90,787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副刊專題 **星洲** 周報 03

去看看我們的空谷幽蘭……



■關於《Wild Orchids of Peninsular Malaysia》一書

由馬來西亞森林研究局（FRIM）出版，以王宝德为首的4位植物学家以深入浅出的手法，为普罗大众撰写的本地野生兰花入门书。除了品种、栖息地、授粉的知识分享外，也可以读到植物学家们在野外、苗圃和科研室进行的研究和保育工作，还有对滥采和保育法令的讨论等等。



在马来半岛，兰花遍布各个角落，不管在山地或低地热带雨林、河岸、沼泽地带、荒原、海边、石灰岩山上或是在已经遭受人为干扰的环境里，都有她们的踪迹。

兰科也是极具多样性的一种植物，花卉的大小、形状、颜色和香气千变万化，有只有0.2公分宽的柄唇兰属（*Podochilus*），也有宽达10公分的蕙兰属（*Cymbidium roseum*），有只绽放数小时就凋萎的哲花兰属（*Flickingeria*），也有花期长达数星期的万代兰属（*Vanda*）。

在马来半岛的兰科植物中，20%是特有种（endemic），意思是说，你不会在马来半岛以外的任何地方，看到她们的芳踪。

石豆兰属如 *Bulbophyllum tahanense*、*B. titanea*、*B. pan*，盔兰属如 *Corybas caudatus* 等，她们都是大汉山的特有种；高山雨林中的苔藓层，也是许多盔兰属稀有品种唯一的家园。



□精靈般的小野蘭——盔蘭

在半岛，最神秘又梦幻的野生兰花要数盔兰（*Corybas*），她是一种超小型的地生兰，因花朵唇瓣宽圆而且呈头盔形或头部护甲的铠形，故称盔兰或铠兰（*Helmet orchid*）。除了头盔形的花朵，她还有长长的小胡子，底下是一瓣只有2~4公分的心形叶子，每一植株只有一片叶子。

盔兰几乎是贴着地面生长，纤细小巧，袅袅婷婷，落叶一遮就看不到了，花期一过，也一样看不到，只留下球茎藏在泥土里，等待下一次的花期到来。

一些盔兰属只长在高海拔雨林的苔藓层，数量极少，也不容易被发现，不容易栽培，一离开原生地，就无法存活。全球温室效应影响了高原气候，也导致这些精灵般的小野兰越来越罕见。

□遺落凡間的鞋子——仙履蘭

你可以叫她兜兰、拖鞋兰或仙履兰，属名 *Paphiopedilum* 中 *paphio* 是“美人”的意思，字尾的 *pedilum* 则是“鞋子”。既然是美人的鞋子，当然称之“仙履兰”比较悦耳！

仙履兰为兰花植物中演化较为原始的一群，她的花朵的唇瓣呈囊袋状，也有人说像猪笼草，花形奇特，花色多变，美得令人着迷，因此在全球各地，人为滥采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故国际濒危绝种动植物贸易公约（CITES）将她列入保育管制名单上，严禁野生植株进出口买卖。

白雪仙履兰（*Paphiopedilum niveum*）是半岛上最耀眼的奇葩之一，曾经大量在北部的石灰岩山上绽放，但在今天，许多容易进入的栖地已经很难再看到这楚楚动人的纯白兰花了。

□香草豆也是蘭花！

你知道吗？我们口中的“香草”或“梵尼拉”也是兰科植物，她来自香荚兰属（*Vanilla*），是一种大型爬蔓类，在不受人为控制、以其自然规则的生长情况下，其高度可达十公尺，其果实就是珍贵迷人的香草荚。在半岛，*Vanilla griffithii* 是其中一种野生香荚兰。

□尋常百姓家的蘭花

在闹市里，你见过一种开白花寄生在行道树上的兰花吗？她们就是美丽的鸽子胡姬或鸽子斛（*Pigeon orchid*），马来文叫 *pokok merpati*，学名是 *Dendrobium crumenatum*，香气浓郁的白花很像飞翔的鸽子！还有一种也是寄生在树干上，黄色的花序如烟放射状的，她就是石豆兰（*Bulbophyllum vaginatum*）。

在近打河流域的废矿湖旁，常见俗称“近打胡姬”的 *Papilionanthe hookeriana* 开遍一地，这漂亮的野生兰花常被用来配种，许多名种万代兰都是从她而来的！

Headline	Orchid In The Rain Forest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0 Nov 2011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5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4062 cm 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96,92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90,787

04 星洲 副刊專題 編輯：施凱盈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本期
專題

空谷幽蘭

報道：本報 張佩莉
攝影：本報 黃志漢
部分圖片取自《Wild Orchids of Peninsular Malaysia》一書

在我国，关于野生兰花的文献记载一直乏善可陈。1924年，被誉为“马来西亚橡胶工业之父”的植物学家Henry Nicholas Ridley写了一本《Flora of the Malay Peninsula》，这是本国兰花的第一份文献，书中纪录了187个由Ridley发现的新种兰花。1953年，曾任新加坡植物公园总监的Richard Eric Holttum在他的《Revised Flora of Malaya》书中，再纪录了26个新种。事隔39年后，Gunnar Seidenfaden和Jeffrey James Wood在1992年联手写了《The Orchids of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Singapore》，我们才终于有了一本关于本地野生兰花的专著。

令人遗憾的是，上面提及的名字，没有一个是马来西亚人，他们都是外国来的植物学家。



▲ 制作兰花标本，为世界保存珍贵的知识。

馬來西亞的蘭花，馬來西亞人來記錄！

“马来西亚的植物，应该由马来西亚人来记录，我们总不能每次都依赖别人吧，如果自己不去做，谁还会帮我们做呢？”王宝德提高声量，语气有一些激动。

他是一位植物学家，自2007年起为马来西亚森林研究局（FRIM）从事兰科植物的研究，曾针对原生兰花的授粉生物学发表过不少报告。不久前，他联合其他3位植物学家一起撰写了《Wild Orchids of Peninsular Malaysia》一书，把马来西亚半岛的野生兰花带到普罗大众面前。

“根据1992年的文献，半岛有800~900种兰花，但我们相信数目不止于此，植物学家不时有新发现。半岛虽然不大，但仍未被探索的处女地还是不少，尤其是在北部如登加楼、吉兰丹和吉打，还有许多兰花等着被发现！”王宝德的工作，就是探索、采集和整理半岛的兰科植物清单（check list），这项工作也是“马来半岛植物志计划（Flora of Peninsular Malaysia）”的一部分。

2005年，FRIM推行半岛植物志计划，所谓植物志，就是一个地区所有植物的集合。要毫无遗漏地纪录一个地区的所有植物种类，极需许多不同分类专长的学者投入参与，07年踏出布特拉大学校门后，王宝德就在这项计划下工作，专攻兰科植物。

半岛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兰科植物更是占了开花植物的15%，要撰写植物志，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王宝德笑着说：“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人力。也许植物学家不是一份有太有魅力的工作，不像医生、律师那么有吸引力，也不像在私人领域工作那样可以赚大钱。”他顿顿，正色说道：“但是，植物学家从事的是基础科学，没有了这些最根本的资料，其他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了。”



▲ 培育野生兰花的苗圃，头顶上的风扇定时喷出雾气，达到降温作用。



Headline	Orchid In The Rain Forest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0 Nov 2011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5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4062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96,92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90,787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副刊專題 **星洲** 05

野外的植物學家

●王宝德培植了一种没有叶子的奇特兰花Taeniophyllum，看起来像乾枯的树根，一点也不起眼。



王宝德是雪州加影人，十五六岁的时候，叔叔给了他一株兰花，他兴致勃勃地带回家种，这一种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学时，他选读园艺系，家中的兰花阵容也一年年壮大，今天，他大概养了二三百株兰花，一半种在家里，一半种在果园。

为了整理出一份兰科植物清单，每两三个月，他都会背着相机、笔记、水和小点心，和同伴进入森林采集兰花。今年跑得最频繁的地方是北部的石灰岩山，一年下来，他们一行人总共在半岛各地采集了300~500株兰花。

“采集到珍稀的兰花时，我们会优先做成标本，标本是为这个世界永久保存知识的一个途径。一般上，我们会做8套，一套自己收藏，其他送到国外的研究所，万一其中一套被毁了，还有其他的留下！”

过去两三年，他也多次到肯逸湖附近的Tembat水坝一带进行采集，并成功找到新种天麻属（Gastrodia）和好些罕见的野生兰花，当水坝工程完成后，这片林地将被淹没，许多野生兰花的栖息地也不复存在。

这群和时间赛跑的植物学家向来和林业局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会在森林被砍伐后的两三个星期内进行采集，平时长在树冠上、不容易被发现的兰花，这时候都随树桐倒在地上，虽然是满目疮痍，但也让他们的工作轻松不少，收获也更丰富。

作为保育兰花的一分子，植物学家必须熟悉每一株兰花的习性，采集后，一路上对她们呵护备至，直到把她们带回苗圃为止。至于那些离开原生地就活不了的兰花，他们也绝对不会把她们带回来。

野外工作的植物学家

- 1a. 采集植株
- 1b. 做笔记
- 1c. 压制兰花标本
2. 与时间赛跑，赶在木桐被送离森林之前，到伐木现场收集各种濒危植物。



室内的植物学家

不到森林采集的时候，王宝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兰花苗圃和植物标本室。兰花苗圃是他在07年设立的，里头养了1700多株兰花，全都是从各地森林采集回来的野生种。

植物学家无法经常到同一个森林定点进行观察，所以把兰花带回来培植是唯一的方法。野生兰花一般性喜凉爽，为了伺候这些来自深山的娇客，苗圃里装置了水雾风扇，定时为她们降温，每一株兰花，都用人手浇水，“因为不同的兰花，生长习性都不一样，照顾的时候要很谨慎。”王宝德慎重地说道。

虽然最期待看到兰花开花，但他从来不用人为的方法催促开花，植物学家对待植物的态度，和花农截然不同。他微笑道：“这里的大部分兰花都没有开过花，她们都是快乐的植物，没有人催促她们开花！”

苗圃设在林荫下，风凉水冷，偶尔天气变化，气温骤然跌了几度，几天后苗圃里的一两株兰花就会突然开花，这也是王宝德最开心的时刻。

拒當蘭花大盜！

在半岛，仙履兰、蝴蝶兰、火焰兰、万代兰和石斛兰是最多人观赏的品种。这几个品种的兰花一直都是展场上的风头冠，身价非凡，因盛名之累，野生品种也被大量采集，应验了红颜多薄命这句咒语！

有些人盗采珍稀的野生兰花再进行培育，像电影《兰花贼》（Adaptation）的兰花大盗，他对采访的作者说：“若我不带回去培育，将来它依然会消失。”这些兰花贼总是游走在道德边缘，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看似很有道理，却是基础薄弱。保育兰花的最佳方法是“in-situ”，即原处保育，保护自然的生态共同体，让万物共生共荣。

也有更多人盗采了转

手就卖出去，他们会大言不惭地告诉你：“这些东西山上多的是，去采就有了！”山林的开发，人们不断地觊觎盗采，让原生兰面临浩劫，山间林野的稀有野生兰花也日益稀少。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政府禁止人们在国家公园、州立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和森林保留区采集野生兰。植物学家进行采集，也必须申请准证。兰花的交易也受到2008年国际濒危物种贸易法令（INTESA）保护，作为保育管制名单上的植物之一，任何人都不能用采集而来的野生兰花进行交易。

■买？不买？

上金马仑高原的路上，常有原住民在路边贩卖野生兰花，空谷幽兰超凡脱俗的美态，让人忍不住想要把她们捧回家。如果你这么做，就是大错特错了。

首见，这些野生兰是盗采的，她们

长在大自然里，许多可能是濒临绝种的植物，却因为人类的贪婪或愚昧而沦为商品。其次，她们根本就无法适应平原的气候，一旦到了平地，她们很可能就“中暑”身亡了，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也很难开花。

发现疑似野外盗采而来的兰花时，请拒绝购买是保育野生兰花的方式。以下教大家如何分辨盗采兰花和人工培植兰花。

盗采的兰花

1. 植株大小不一
2. 植株一般显现疲态
3. 叶子可能覆盖着地衣
4. 少有开花
5. 根部凌乱且常会断裂

人工培植的兰花

1. 植株大小一致
2. 植株看起来比较健壮
3. 叶子一般都很清洁
4. 很常见花朵
5. 根部完整

